

围炉诗话

一函  
四册



圍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

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

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

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

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

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卽宋元人所選亦不定

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

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

表以商周

推而宋元

痛快也也

知有表不知

有矣也隨因

如

如

晦矣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  
錢口口謂其人介于兩間不可截然劃斷是矣猶未窮  
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  
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  
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  
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爲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  
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  
華典重哉是以宋之間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  
待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問事則有曲成虛憶青娥歛

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闕不如眠去夢中看  
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  
還人大醕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  
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意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  
有山鳥初來猶怯轉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篇流利郭  
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  
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滄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  
有云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鄴  
林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

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  
一等猶自忍俊不禁况他題而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  
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  
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  
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况景龍應制之詩雖  
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  
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  
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沉雄亦然孟浩然

有坐時衣帶縈纖莫行卽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  
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悲妾  
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  
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却  
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  
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  
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  
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  
者也宏嘉瞻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

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  
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  
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  
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于聖人  
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  
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  
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卽同宋詩又云一  
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却是唐詩

此詩多如  
此修安  
言列所見  
疏者

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嘗過夏。此與譏薛王壽玉同席者。一等材夫子。宋元鑑曰。欲眠未穩。奈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蟹碧烟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

必受瞻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春不可  
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  
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  
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  
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  
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  
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  
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當筵始覺春風

上出平  
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從此山頭似人

貴妓人之劔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  
憐舞掌輕弔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  
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從此山頭似人  
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  
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為可貴如  
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歷  
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若抄舊而可為  
盛唐韋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嘉者而絕無一  
人識法者懼也

似若乃城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宏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倣唐

人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畧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  
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  
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瑤草同于竹。蔴葦乎。此  
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吳喬爲最。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  
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  
詩。同于大穢。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  
獨戍。予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

地有獨樹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  
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  
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証而盡改之

楊升菴謂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  
相應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  
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誼而  
已意自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譏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才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宏嘉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即便下

堦拜卽便有一字可去。干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雨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亂飈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清海怪則更險急。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如右丞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真大雅。後人學之。則爲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沈瀟汎瀾等字不可趁韻湊平仄而倒用  
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大乙近天  
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  
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  
澤徧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  
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  
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爲皆有所托如世  
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山谷以爲  
是佳處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竇叔向之遠書珍重，舊事淒涼。去日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絃梅。向好風柳，因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看花，同于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曰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